



1949-1950年臺灣安全局勢研析

The Study of Taiwan Security Situation in 1949-1950

顧立民 博士 (Dr. Li-Min Ku)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提 要

自1949年夏共軍渡江，京滬重地失守後，中共即積極籌畫進攻臺灣事宜，預計在1949年冬季前佔領臺灣。1949-1950年的臺灣局勢十分危殆，受到冷戰局勢影響，美國對中華民國採取「放手政策」。而發生於1949年10月的金門戰役使中共延緩攻臺時間，為臺灣爭取到寶貴的時間。1950年6月韓戰爆發，臺海局勢丕變，中共不得不將用兵重心轉移到朝鮮半島戰場，攻臺計畫被迫中止，此後六十餘年遂未能再染指臺灣。

關鍵詞：金門戰役、國共內戰、韓戰、對臺作戰

Abstract

Since PLA went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and took over Nanjing and Shanghai area during the summer of 1949, China Communist Party (CCP) had planned to liberate Taiwan before that winter. In the Cold War situation, the U.S.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was "hands-off policy". The Kinmen Campaign which occurred in October 1949, it made CCP to postpone the time table of invasion. Additionally, the Korea War in June of 1950 also forced CCP to redeploy its troops from Taiwan Strait to Korea Peninsula. Therefore it ceased invasion plan of Taiwan until today.

Keywords: Kinmen Campaign, Civil War, Korea War, Taiwan Campaign

壹、前 言

1949至1950年可說是中華民國最為危急的時期，國共內戰已近尾聲，軍事上已無轉機，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亦近乎絕望，退守臺灣的政府處於內外交迫的情勢中。一般研究1950年代初期臺灣安全局勢者多認為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國際局勢丕變，美國開始重新評估並重視臺灣的戰略價值，宣布臺海「中立化」，使共軍難越雷池，而中共為防禦其東北邊境，將用兵重心轉向朝鮮半島，中止攻臺計畫，是政府轉危為安的關鍵契機所在。¹此說自有其立論根據，但本文認為在探討1949至1950年的臺灣安全局勢時，

1 如梁敬錚即認為「韓戰對於1950年之臺局，正如西安事變之於中共，因其具有旋轉歷史的份量。」請參見梁敬錚，《中美關係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頁263。

除了韓戰單一因素外，尚須以較為整體與客觀的角度，分析臺灣當時所處的外部與內部環境中所涉及的其他因素，較能見其全貌。

在臺灣安全局勢外部因素分析方面，必須將之與戰後國際局勢聯繫，從美蘇國際戰略的角度觀察。自二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主義國家集團與以蘇俄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集團，以歐洲為舞台展開競逐，而美國在冷戰初期的「歐洲優先」政策，其實可視為二戰期間「歐洲第一」戰略的延續。在美蘇均以歐洲地區為戰略重心的前提下，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的重要性自然退居次要地位。故本文將以此一背景為前提，透過對1949至1950年期間，美國的中國政策與對臺觀點、蘇俄對中共攻臺的態度，以及韓戰後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等方面的論述，進行對臺灣外部環境的分析。

在臺灣安全局勢內部因素分析方面，則主要從當時國共以臺灣為中心的軍事準備入手。共軍於1949年夏秋之際連陷京滬要地與東南各省，至10月17日已佔領福州、漳州、泉州、平潭、廈門等地，²其兵鋒直指臺灣，並以攻取金門作為攻臺之前哨戰。當時，在蔣中正總統的指揮下，大量物資運往臺灣，一方面由陳誠主臺政，另一方面由孫立人在臺練兵，積極將臺灣建設成為抵抗共軍攻勢的最後基地。故本文將透過對於該時期中共對臺用兵相關計畫與國府在臺建軍備

戰的情形，以及1949年10月金門戰役的經過與檢討等方面的論述，進行對臺灣內部環境的分析。

此外，受限於篇幅，本文在分析外部環境上將不探討美蘇兩強對峙的冷戰情勢，以及美國圍堵政策相關的理論內容及形成過程。在分析內部環境時聚焦於軍事情勢的探討，不對當時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做深入探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本文希望透過較為廣泛的資料整理與分析，論述1949-1950年期間的臺灣安全局勢，期在回顧歷史的同時，激發國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之精神。

貳、「金門戰役」前的臺灣局勢

一、臺灣的內部局勢

早於1948年6月，當時在上海負責金融經濟管制的蔣經國，便在一封給蔣中正總統的家書中，力陳國內經濟與軍事局勢有崩潰之可能，而臺灣則為退守立足之地。³1948年底徐蚌會戰已近尾聲，長江以北情勢已難逆轉，戰火逼近首都，政治、社會動盪不安。蔣中正總統遂於1948年12月24日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陳氏於1949年1月5日接任），蔣經國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3月改由陳誠兼任），開始部署臺灣為最後基地，但為安定民心，中央政府暫不遷臺，⁴另於1949年1月4日指示將美援軍械三船運至

2 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37-340。

3 蔣經國1948年6月26日致蔣中正總統函，引自王丰，《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臺北：商周出版，2008年），頁144。

4 陳誠初不願就任，復電蔣中正總統願在軍事上協助魏道明，而省主席仍以魏道明續任為宜，後於1949年1月3日接獲蔣中正總統復電，略謂：「如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則夜長夢多，全盤計畫，完全破敗也。」作者料所謂「全盤計畫」或與蔣中正總統於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有關，如陳誠遲不就任，俟其引退後恐無

臺灣。⁵此時國內言和者日眾，蔣中正總統迫於形勢，於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但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繼續部署臺灣防務，2月8日派員赴上海指示中央銀行速將庫存黃金260萬兩運至臺北（於2月22日運抵），以供臺省建設之用，並免於資敵。⁶

在蔣中正總裁在臺灣積極佈局之時，以李宗仁代總統為首的政府也開始努力尋求與中共和談，結束內戰的可能性。政府代表團（以張治中為首共十餘人）於4月1日自南京飛抵北平，與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展開談判。周恩來於13日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共計8條24款，並表示雖為草案但「不許討論，不許修改，那就是定案」。⁷經張治中多次交涉爭取，將草案中刺激性的字眼如「反動份子」、「元凶」、「首惡」等刪除，中共代表於4月15日要求李宗仁於4月20日以前簽字，並表示無論南京政府簽字與否，共軍都將渡江。⁸政府談判代表黃

紹竑攜帶中共所提「國內和平方案」返回南京，政府認為其內容已超出中共原先所提和談原則，失去和平條款的性質，於4月20日致電在北平的政府代表團表示無法接受，並由行政院於22日發表公報，正式表示拒絕接受形同「降書」的「國內和平方案」，國共間最後一次談判宣告破裂⁹。

談判破裂後，共軍隨即渡江，京、滬旋相繼於1949年4至5月失守，中國大陸東南戰局危殆，蔣氏先於5月13日指示今後應以定海、普陀、廈門與臺灣為訓練幹部之地區，「建設則以臺灣為著手之起點」；後於5月25日飛抵高雄，研究臺灣整軍、防務與軍政等問題，表示「今後應以臺灣防務為第一，宜立即召集臺灣軍事會議，解決兵額、編組與部署巡防通信交通等問題。」¹⁰並指示包括改革幣制、預算與軍隊員額、軍風紀整頓、官兵待遇改善、臺澎海岸防衛等諸般臺灣軍政事項。¹¹

權再做人事安排。此外，陳誠亦曾向蔣表示：「今後復興根據地，不宜只以臺灣一島自囿。否則，無意示人華南各省，亦將放棄，影響軍民心理必鉅。」建議中央軍政機關，應擇其重要者遷臺，餘仍以閩粵贛各地為立足點。請參見陳誠，〈電呈請仍令魏道明主臺職負部分軍事責任〉（1948年12月29日）；蔣中正總統，〈手諭為何不速就臺省主席職〉（1949年1月2日）與〈電呈大局轉劇敬請核示三事〉（1949年1月10日）等三件電文，引自薛月順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總統先生往來函電（下）》（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718、719、724、725。

5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頁219。

6 據當時赴上海轉達該項指示之蔣中正總統侍從武官周宏濤回憶，當時全國黃金運送至臺北者為260萬兩、廈門90萬兩、存於美國38萬兩，上海僅庫存20萬兩，另已承兌支用40萬兩，另有敵偽珠寶約1,100條（價值約1、200萬元美金），原預備運至香港儲存，後因被李宗仁所阻未能運出，此外尚有數千萬銀元。請參閱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一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文化，2003年），頁93、94；董顯光，《蔣總統傳，下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年），頁519、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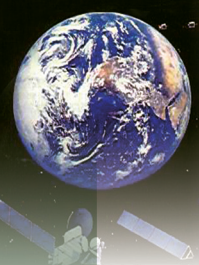
7 邢國強，「最後一次和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國共關係簡史，第六章（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1年），頁294-306。

8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頁480、481。

9 有關國共北平談判過程，請參見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308-322。

10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冊》，頁297、303。

11 蔣中正總統於1949年6月指示臺灣軍政事項計八點：一、臺灣幣制改革方案；二、臺灣軍隊人事與意見之



惟受昔日友邦袖手觀望、大陸局勢持續惡化、政府官員貪腐惡習流毒，以及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所造成的省籍對立等因素影響，臺灣內部局勢並不樂觀。當時的作家徐鍾珮曾有一段生動的文字描述：¹²

撤退的軍民一批一批來，驚魂甫定，反共意念雖強，而鬥志已弱。有些人甚至已屈指計算中共的渡海日期。撤退來臺的外交使節，寥若晨星。四顧茫茫，舉世沒有一個親人。洋人的報章雜誌上，談起中華民國政府，就加上了個「垂死」(dying)的形容詞。我們真的孤立了，呼吸無門，孤立的近乎絕望。沒有援助，沒有同情，沒有一點道義的支持。嚐盡了炎涼世態，看盡了白眼。似乎全世界就在等待著醫生簽發我們的死亡證明書。

此外，部分官員貪腐如故以及長久以來的省籍對立，也成為臺灣內部的隱憂。例如甫於1949年4月抵臺的蔣經國先生即於一封私函中痛斥：¹³

在臺北看見一般富豪貪官坐汽車、遊山水、上酒家，得意忘形，目中無人，如何不使人寒心也。來臺者不但不自知恥辱，反而輕視臺灣同胞，且加重其負擔，如此則共

匪實無渡海之必要，而必內自潰爛而不可收拾。深夜靜思，危矣！

美國「週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的一篇文章中，則引述該報記者來臺採訪一位本省籍米商的內容，突顯出省籍問題的嚴重性：¹⁴

中國人從我們手中搶走了飯碗，我們在日本統治時期過得還比現在好，天知道還會不會更糟。美國人必須來臺灣，美國在戰後把臺灣交給了中國，現在他們該履行道義責任來拯救我們。

二、臺灣的外部局勢

(一)美國對華政策

相對於美國戰後對歐洲的重視，亞洲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目標重要性居於次要地位。1947年4月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根據「對我國安全的重要性」與「需要援助的急迫性」兩個標準，將計畫援助的國家進行排序，亞洲地區的國家中僅有日本排序第8位，略優於部分歐洲國家（如希臘、西班牙），而中國與南韓則分居第14、15位，僅優於菲律賓。¹⁵

1948年的南斯拉夫事件，¹⁶使「狄托

調處；三、臺灣今後施政方針與社會經濟政策之研討、樹立復興基地之張本；四、臺灣預算及陸海空軍總兵額之決定（6月4日指示每月銀元1,200萬，6月4日指示為40萬人）；五、物、設立陸海空軍將校團及其分團；六、臺灣軍隊官兵生活之改革與待遇之改良、組織經濟互助合作集團；七、臺灣軍風紀之整頓與指揮系統之建立；八、軍民合作方法與組織。又於6月7日指示劃定臺澎海岸防衛區及籌備陸海空軍相關事宜。請參見蔣中正總統，〈手諭指示臺灣軍政八點〉（1949年6月？日）；蔣中正總統，〈手諭指示臺灣防務〉（1949年6月7日），引自薛月順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總統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31-733。

12 引自張火木，〈金門古寧頭戰役〉，《金門季刊》，第74期（2003年6月），頁25。

13 蔣經國，〈致謝然之痛念大陸淪陷決心去舊立新力求改革以復興中華函〉（1949年6月8日），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十五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年），頁417。

14 Darrell Berrigan, "Should We Grab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Vol.222, Issue 7, August 13, 1949, p.30.

15 王振西譯，Richard Crockatt著，《五十年戰爭》，頁129~130。

16 由於南斯拉夫領導人狄托(Josip Broz Tito)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不願成為蘇俄的附庸，南、蘇俄關係

主義」(Titoism)成為影響美國中國政策的另一重要因素，認為如果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可以與莫斯科決裂，那為何另一個共產國家不能，並預想下一個分裂的會不會是中共。¹⁷雖然評估中共將會與蘇俄結盟，但其終將意識到美國在經濟利益方面比蘇俄更能對中國現代化提供協助，而中國的愛國主義也不會容許其成為蘇俄的附庸，故中（共）、美之間具有利益的相容性。¹⁸而從美國的利益出發，即令不能有一個在國民黨統治下對美友好的中國，至少希望能使共產主義中國獨立於蘇俄陣營之外。¹⁹

此種對「狄托主義」的期待，概可於美國駐華大使館於1949年9月3日一份提交國務院的報告中窺見，該報告表示美國的中國政策旨在防止中共成為增強蘇俄力量的來源，故必須等待中國「狄托主義」的發展，期間不要採取任何足以鼓勵共產中國強大的行為，任何對中共過於敵意及具有顛覆性的支援，都只會使其更加傾向蘇俄。美國可以讓中共了解到蘇俄只能提供少量援助，中共

在獲得蘇俄單方面的友誼時，將不會得到來自美國的援助；美國在此一期間應客觀地觀察中共的發展，但在其價值未被證實前，不應輕率地給予援助。²⁰

因此，美國在1949年前後未積極援助國府，並考量與中共建立關係的可能性，故1949年4月政府遷往廣州時，以美國為首的多數國家使館並未隨之遷移，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則多次試圖與中共接觸。²¹繼於同年8月5日發表《中國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將國府在抗戰勝利後的一連串軍事失敗，歸咎於本身的腐敗及無能，而與美援不足無關。²²

對於1949年初的國共內戰局勢，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巴爾(David Barr)曾表示除非美國積極介入，將無法解決中華民國政府所面臨的軍事危機，並將局勢惡化歸咎於政府領導無方，軍隊貪腐無能等。²³迨共軍渡江，南京、上海等長江以南戰略要地相繼失守，國共「劃江而治」已無可能，政府在中國大陸的軍事敗局看來僅是時間問題。

惡化，共產情報局於1948年6月28日第三次會議中通過《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將南斯拉夫逐出共產黨陣營。請參見劉彥章、項國蘭與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720。

17 梅寅生譯，Gordon H. Chang著，《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頁12。

18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3r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2.

19 梅寅生譯，Gordon H. Chang著，《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頁17、45。

20 The G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 (Jon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3, 1949. FRUS, 1949, Vol.8, pp.519-521.

21 司徒雷登在中共佔領南京後，仍留在廣州，並透過其秘書傅涇波與黃華聯繫，希望赴北平與中共高層會談，但此一建議為美國國務院所反對，終究未能成行，並於1949年8月離華。請參見林立樹，《司徒雷登調解國共衝突之理念與實踐》（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頁195~209。

22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Ⅲ~XⅦ.

23 引自劉麗真、王凌霄譯，David McCullough著，《杜魯門，下冊》（臺北：麥田出版，1995年），頁698、699。

司徒雷登則在一份1949年7月14日的備忘錄中，表示除非國民黨或非共黨勢力的抵抗有奇蹟出現，或是中共嚴重侵犯美國的權利與利益，使美國民意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對抗中共，否則美國不可能給予國府更多的援助或採取干預行動，而中共也已經準備在沒有任何西方援助的情形下繼續作戰，以使中國人民建立一個脫離西方影響的社會化中國。²⁴美國國務院也於1949年8月24日給駐廣州臨時代辦史壯(Strong)的一份指令中表示，美國政府支持中國人民建立一個不受外力干預及支配的獨立國家，但應由中國採取主動而非依賴外力援助。²⁵

(二)美國的對臺灣地位的看法

早於1948年底國共戰局急轉直下時，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便應國家安全會議(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要求，對於臺灣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可能的影響進行評估，其結論略言：²⁶

1. 如果中共佔領臺灣，日後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將無法接近中國大陸沿海的戰略要點，因此臺灣可做為美國發起空中戰略行動與控制鄰近海上交通線的戰時基地。

2. 臺灣如果失守，敵人（按：應指中

共與蘇俄）將控制從日本到馬來西亞的海上交通線，甚至將控制區域擴大到琉球與菲律賓，將對美國戰略安全形成威脅。

3. 日本的食物與其他補給主要靠臺灣供應，喪失此一來源將使日本成為美國的負擔，對美國的價值將降低。

因此，阻止中共控制臺灣雖然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並未建議美國出兵，僅要求政府應運用外交與經濟手段，防止中共佔領臺灣。而從1949年1月到6月間，美國政府與軍方對於如何處理「臺灣問題」的政策與議案一變再變，從發展臺灣內部自治運動，以利一旦情勢驟變，美國可以人道理由進行干預，到將臺灣交聯合國託管等。²⁷美國國務院在8月間再度要求國家安全會議研究如果臺灣、澎湖落入中共之手，這些島嶼是否有足夠的軍事價值讓美國採取武力佔領的行動，而其結論仍認為臺灣的戰略地位不足以讓美國為其採取軍事行動。²⁸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1949年10月的NSC37/8號報告中，表示美國的對臺政策旨在透過外交與經濟手段阻止中共佔領臺灣及澎湖。²⁹另外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24 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Notes on a Futu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July 14, 1949. FRUS, 1949, Vol.8, pp.430-435.

2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China (Strong), at Canton, August 24, 1949. FRUS, 1949, Vol.8, p.503.

26 Memorandu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November 24, 1948. Attached to NSC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December 1, 1948, NSC Records, RG273, p.1.

27 有關此一時期美國處理〈臺灣問題〉政策與議案的變化，可參閱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頁92-102。

28 Memorandum, Dean Acheson,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U.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ttached to NSC 37/6, August 5, 1949, NSC Records, RG273, NA, PP.3-4.

29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to the Council, NSC 37/8, October 6, 1949, FRUS, 1949, Vol.9, pp.392-393.

Intelligence Agency)在一份評估臺灣局勢的情資中，認為雖然政府不斷調兵至臺灣，並試圖提振在臺部隊士氣，提高官兵待遇，但從長期來看效果將十分有限，且在臺部隊大多曾為共軍所敗，其作戰能力令人存疑，故除非中共同意讓政府保有臺灣，否則臺灣將很難撐過1950年，即便共軍缺乏兩棲作戰能力，最遲仍將於1951年或1952年進攻臺灣。³⁰由美國官方與軍方的種種舉措觀察，顯示受到美國「重歐輕亞」的戰略佈局、對中共「狄托主義」效應的期待，以及國共內戰情勢的逆轉，美國亟欲擺脫已搖搖欲墜的中華民國政府的羈絆，一方面貶低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另一方面多次強調美國不會以武力防禦臺灣，以免使美國再次捲入國共內戰中。

參、國共雙方軍事準備情形與「金門戰役」

一、國共雙方的軍事準備情形

(一)政府在臺灣的軍事準備

臺灣當時兵力相當薄弱，僅有兩個軍（南部第八十軍，北部第六軍）。³¹陳誠曾電告參謀總長顧祝同臺灣兵力之窘況，表示臺省軍隊發糧員額雖有17萬人，但戰鬥部隊僅4萬餘人，八十軍之兩個師人數不足

額，正在進行班排教練，「只能勉可使用」；第六軍之一個師多為新兵，僅有步槍千餘隻，三三九師正在接兵中；警備旅有兩個團可用，但使用日械，「彈藥奇缺」；亟言「以此脆弱之兵力，實無以應付當前之危機。」³²劉安祺日後即曾提及1949年6月率部自青島撤往海南，途經臺灣時，陳誠懇求其留下一個軍的一段往事，³³由此可見當時臺灣兵力之困窘。

1949年7月18日政府於臺灣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該公署於8月15日成立），轄臺灣、江蘇、浙江、福建、海南諸省，任命陳誠為公署軍政長官，而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也於7月1日遷至臺北辦公，³⁴逐步將軍政重心移往臺灣。此時，由於大陸軍事失利，蘇、浙、閩各省部隊紛紛撤退來臺，部隊的收容與整編成為當務之急，陳誠初期先將京滬撤退來臺部隊從60個軍整編為21個軍；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後進行第二次整編，將部隊從21個軍整併為16個軍，改編為福州綏署、舟山指揮部及防衛部、臺灣防衛部、澎湖防衛部、廈門防衛部，以及第六、八、十二、二十二兵團部。³⁵其中臺灣及澎湖地區有五個軍（第六、五十二、五十四、八十、九十六軍），金門地區有兩個軍（第五、二

30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urvival Potential of Residual Non-Communist Regimes in China," ORE 76-49, Published 19 October, 1949, p.7.

31 于豪章，《七十回顧》（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頁137。

32 陳誠，〈電顧祝同縷陳臺灣兵力軍費實況〉（1949年5月14日），引自薛月順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339、340。

33 劉安祺表示陳誠的要求對臺灣確有必須，但其有防守海南的任務需求，本不願留下部隊，後經蔣中正總統居間疏通，後來仍在臺灣留下兩個師及兩個團，請參閱劉安祺口述，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紹明紀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131-133。

34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冊》，頁315、331。

35 另陳誠檢討當時國軍的缺點，一為高級指揮機構太多，致部隊不能主動應戰；二為實力空虛，徒擁部隊番號，致軍費虛耗，士兵待遇無法提高。有關部隊整編情形請參閱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94、95。

十五軍），但部分為新編訓部隊（如第六、八十軍），部分為自上海、福建撤退部隊（如第五十二軍等），普遍缺額且戰力欠佳。³⁶

時任陸軍訓練司令的孫立人，對於臺灣的軍事情勢感到沮喪與不抱希望，批評政府官員只關心保全自己的地位，政府因為貪污腐敗而瀕臨瓦解，他認為部隊已無鬥志，預見國軍將總崩潰，而人民也失去對總統及政府的信心。³⁷他也抱怨陳誠並未積極給予支援，並表示臺灣表面上雖有30萬部隊，但其中最多只有6萬名戰鬥部隊，而中共將可徵集到1千艘機動或人力大型漁船（每艘可載運200人），可能在開戰後24小時內登陸20萬人。³⁸

（二）中共的攻臺軍事準備

在金門戰役之前，共軍對臺作戰準備概略經過兩個階段的變化：1949年7月中旬三野決定以第九兵團所屬第二十、二十三、

二十六、二十七軍等四個軍，準備對臺作戰，並於8月初將原負責淞滬警備任務的第九兵團撤至上海市郊進行攻臺整訓；1949年秋又制定以八個軍攻臺的作戰計畫，其中以第九兵團的四個軍為第一梯隊，另以四個軍作為第二梯隊。³⁹而攻臺必先攻閩，三野計畫以第十兵團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軍共約13萬餘人，負責進攻福建的任務。⁴⁰

不過，共軍自成軍以來，一向缺乏渡海作戰的經驗，雖然在地面作戰上居於優勢，但在海、空軍兵力上卻明顯不足，成為制約共軍攻臺的主要因素。1949年7月10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指出準備攻臺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與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則把握更大。」⁴¹並謂「根據朱德建議，似可考慮選派3、400人去蘇聯學習空軍，並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準備明年夏解放臺灣。」⁴²中共雖於1949年7月26日組

36 其中第六軍的二〇七師編成未久，仍在訓練，二三九師甫經編成，尚待充實；八十軍之二〇一師（兩個團）駐守金門，一個團在福州失利撤退來臺，所餘戰力無幾。而第五十二、五十四兩個軍在上海保衛戰中損失甚大，五十二軍官兵不滿萬人，五十四軍更差。請參閱王禹廷，〈旋轉乾坤的古寧頭之戰〉，《傳記文學》，第35卷，第4期（1979年10月），頁25。

37 此為孫立人在臺北與美國駐臺北總領事麥克唐納(John J. Macdonald)會面時所做之表示，請參閱The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Macdon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1,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9, Vol.8,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4, pp.483, 484.

38 孫立人表示當他向陳誠要求給予足夠的補給與支援時，陳亦表示愛莫能助，要孫自己想辦法；表示臺灣的防務「令人驚訝地不足」(appallingly inadequate)，而他無法自陳誠手中獲得任何裝備改善此一狀況，孫雖感洩氣與失望，但仍試圖重組軍隊並建立某些防衛。請參閱The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Macdon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5,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9,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4, pp.390-391.

39 胡哲峰，〈粟裕與攻臺作戰的準備〉，《軍事歷史》（北京），1997年第5期（1997年5月），頁38。

40 中共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72。

41 古越，《大運籌—共和國元帥重大決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頁566。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833。

建空軍領導機關，⁴³但當時共軍僅有戰鬥機43架（可作戰者20餘架）、轟炸機13架（可作戰者7架），⁴⁴顯然不足以掩護渡海作戰。

此外，中共在海軍部分面對與空軍相同的問題。粟裕在7月30日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表示攻臺最佳時機為四野進攻廣州之時（按：四野於10月2日發動廣東戰役，10月14日佔領廣州），但強調海軍情況與攻臺準備都十分困難，無法完成攻臺任務，並請暫緩將華東海軍遷往青島。⁴⁵毛澤東則於8月2日在給華東局的電文中指示，華東軍區的海軍系統暫時不遷往青島，仍歸華東系統並由三野的粟裕指揮，積極準備攻臺作戰。⁴⁶不過，直到金門戰役後的1949年11月上旬，中共華東海軍也僅有7艘護衛艦與9艘砲艦，其力量也顯然無法遂行攻臺作戰。⁴⁷所以，海空軍力量的不足成為中共攻臺規劃中的主要弱點。

為解決共軍渡海攻臺的技術性問題，劉少奇於6月下旬率領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訪問，以尋求蘇俄的相關援助，在7月4日一份

中共致蘇共的報告中提到至當年年底將僅剩下臺灣、海南島、新疆和西藏未佔領，其中西藏將採政治方式解決，臺灣、海南島與新疆要等到1950年才能佔領，而「其中臺灣，因為有國民黨軍隊作內應可能提早去佔領。」⁴⁸毛澤東在7月25日給劉少奇轉史達林的電報中明確表示三野的主要任務是佔領福建與臺灣，而為突破國軍對東南沿海的封鎖，佔領臺灣勢在必行，但「沒有空軍是不可能佔領臺灣的。」因此，希望蘇俄在半年到一年間，協助中共培養1,000名飛行員與300名地勤人員，出售100-200架戰鬥機（殲擊機）及40-80架轟炸機，以遂行攻臺戰役，另提出必要時請求蘇俄空軍與海軍的專家及飛行員參加作戰的可能性，⁴⁹但史達林在與劉少奇會談期間，對此一要求卻避而不談。⁵⁰而劉少奇先前在莫斯科也要求蘇俄協助訓練海軍幹部，提供掃雷艇、打撈船隻與協助加強海防等問題。⁵¹

概言之，蘇俄二戰後的對外政策在於確保其在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避免此一

43 中共中央軍委於1949年7月26日決定以第十四兵團和原軍委航空局為基礎，組建空軍領導機關；10月25日中央軍委任命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蕭華為政委；11月11日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成立。請參閱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政治部宣傳部編，《軍史集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70。

44 古越，《大運籌—共和國元帥重大決策》，頁569。

45 古越編，《紅長城—新中國重大軍事決策實錄，上冊》，頁90、91。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4-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540、541。

47 古越編，《紅長城—新中國重大軍事決策實錄，上冊》，頁92。

48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2。

49 〈毛澤東給劉少奇轉斯大林的電報〉（1949年7月25日），引自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頁121-124。

50 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頁148。

51 劉少奇，〈關於向蘇聯學習黨和國家建設經驗問題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頁26。

地區內出現敵視蘇俄或親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權，並以東歐作為經濟復員的支柱及推動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轉運站。⁵²蘇俄不願對中共攻臺提供積極援助的原因其實與美國略同，美蘇雙方都不認為臺灣具有嚇阻與圍堵（或反圍堵）對手的關鍵戰略價值，所以並不想捲入其中，使國共內戰「國際化」，也不打算在臺灣打一場「代理人戰爭」。⁵³

二、金門戰役的經過

金門與廈門向來並稱，同扼閩南海上交通樞紐，鄭成功與施琅均是以金廈為基地，攻略臺灣。故清人有言：「金廈扼臺灣之要，而臺灣則拱衛東南四省之要，以其有關天下之地，未可以縣廳一里視之。」⁵⁴而以金廈相較，廈門三面臨大陸，距大陸最近處僅1、2公里，共軍在廈門大部分地段均可登陸，由於距離近，風浪較小，甚至用人力划行的平底舢舨即可航渡；而金門距大陸遠，僅北面可供登陸，海面風浪大，潮汐不易掌握，渡海必須有較大型的船隻。此外，廈門為重要通商港口，居民近20萬，國軍若久守廈門，物資供應勢必成為一個沈重的包袱，相較下金門人口僅4萬，多以捕魚務農

為生，概可自給自足，有利於長期防守。⁵⁵此外，國軍縱失廈門，只要能控制金門，即可堵塞廈門，則共軍要攻臺就必須北以上海，南以廣州（溫州、汕頭因設備不足，僅能作為補助碼頭）作為戰備集運港口，航程遠且所需船隻多，而部隊經過長程海運的體力消耗，必將影響登陸後的戰力。⁵⁶政府在廈門撤守後也發佈新聞，強調在戰略價值上金門遠勝廈門，故置兵力部署重點於金門，之所以一再強調「金廈並重」，純為欺敵之計。⁵⁷因此，從軍事角度觀察，廈門易攻難守，金門則反之，其對於防衛臺灣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949年10月17日廈門失守，金門頓成孤島，共軍決定以第二十八、二十九軍各一部共七個團的兵力奪取大、小金門（金門外圍之大嶝、小嶝、角嶼三小島，已先於10月中旬被共軍佔領），於10月18日下達作戰指令，以第八十二師全部及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七師各一個團，共六個團進攻大金門島，佔領後再以第八十五師兩個團進攻小金門，預定於10月20日發起戰鬥，但直到23日第二十八軍才徵集到可載運三個團兵力的

52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1), pp.4~6.

53 根據學者的研究分析，認為如果衝突雙方的力量是依靠外部資源形成的，就可以將此一戰爭定義為一場代理人戰爭，是一場發生在兩個外國之間的國際衝突。而內戰的起因往往是由於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但外國政府對衝突的支持往往會使此一行動升級。請參見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th ed., pp.279~280.

54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縣志，下冊》（金門：金門縣政府，1968年），頁68。

55 韓真，〈略論金門戰役失利的思想認識因素〉，《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建漳州），總第35期（2000年2月），頁65。

56 王禹廷，〈旋乾轉坤的古寧頭大捷〉，頁24。

57 雖然此一新聞是配合國軍自廈門撤守所發佈，不免有〈事後諸葛〉的味道，但從共軍對國軍在廈門部署的觀察，確實可以印證國軍在軍事部署上的確是較為重視金門。請參見〈閩海改守金門，廈門國軍主動轉進〉，《中央日報》，1949年10月18日，第1版。

船隻，乃決定分兩梯隊航渡（第一梯隊航渡三個團，第二梯隊航渡兩個團，共五個團，則可與其估計的金門國軍形成一比一之兵力對比），於24日晚間發起攻擊。⁵⁸

國軍戰前金門防務由李良榮的第二十二兵團與胡璉的第十二兵團負責，其中第二十二兵團以第二十五軍守金門，第五軍守小金門；第十二兵團先是於10月上旬奉命派第十八軍增援金門，後因判知共軍已準備攻金，乃急令正航向舟山之第十九軍改於金門登陸。守金之部隊番號雖多達四個軍十一個師，但或為新編，或有戰損，如第十四師官兵登岸時尚著便服，第五軍之第二〇〇師僅約1,900餘人，第一六六師僅餘殘部一1,100餘人，第二十五軍之第四十五師約4,500餘人，第四十師全師兵力僅存二分之一，而戰車營之戰車亦缺乏武器與通信設備，幾經拼修，勉強運抵金門，「動輒拋錨，乃屬常事。」⁵⁹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亦言該軍「係新敗之餘，初編成軍，裝備訓練，尚欠完整，作戰初期，戰況極為艱苦，全恃幹部之堅強，率部搏鬥」。⁶⁰

1949年10月24日夜，共軍以三個團又一個營的兵力發起金門戰役，25日凌晨陸續在龍口、古寧頭附近登陸，受到國軍部隊反擊，雙方激戰至27日，登島共軍一部被殲，一部被俘，以慘敗收場。金門戰役的失敗，帶給共軍高層極大的震撼，因為在共軍的

戰史上雖有敗戰，但尚無一次戰役是參戰部隊，而且是成建制的三個多團全軍覆沒。據稱負責前線指揮的第二十八軍副軍長蕭鋒與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慘白，失聲痛哭」地往見葉飛，葉飛則表示身為兵團司令，一切由其負責。⁶¹對於金門戰役的檢討，概可以葉飛在呈報三野作戰失利的檢討電報中所言做一小結：⁶²

我們檢討造成此次金門作戰之慘痛損失原因，主要是由於我們急躁、被勝利沖昏頭腦、盲目樂觀、輕敵所造成。…廈門攻克之後，更沖昏頭腦，認為金門無問題，更加急躁情緒，督促二十八軍能蒐集到3個團的船隻即可發起攻擊（當時估計3個團登陸即可站腳），只求速攻勿讓敵有喘息與重新整隊之餘地，而未在困難方面多想與考慮，對敵最後掙扎之嚴重性估計不足，…直到已發現胡璉兵團已開始從汕頭船運增援金門，仍要求應在援敵未全部到達時予以攻擊，在船隻不足的情況下，未斷然下決心停止攻擊，這是最嚴重的錯誤，充分表現了輕敵、急躁、主觀主義，打沒有把握與冒險的仗。

肆、「金門戰役」後的臺灣局勢發展

一、臺灣內部局勢

金門戰役的勝利，對於臺灣疑懼不安的民心士氣，發揮了某種程度的激勵作用。蔣

58 中共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387~388。

59 有關古寧頭戰前國軍兵力部署情形，請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十四冊—東南沿海地區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3年），頁77~78。

60 〈高魁元將軍訪問紀要〉，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古寧頭大捷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頁22。

61 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605。

62 鍾兆雲，〈金門戰役前後的葉飛〉，《黨史博覽》（北京），2003年第4期（2003年4月），頁10。

中正總統在金門戰後表示：「金門勝利後，定海士氣亦受良好影響，官兵較能積極奮發也。」⁶³甫卸任國防部長之徐永昌亦在日記中表示：「此百年來第一次真正勝利，亦見共敵非絕不可勝者。」⁶⁴駐美大使顧維鈞也於11月12日的一場外交晚宴場合中，向挪威駐美大使表示，近日的金門戰役與舟山群島的登步島戰役，為國軍仍有鬥志的證明。而一位目睹金門戰役的美國軍官也表示，「金門戰役很可能成為為自由生活而鬥爭的轉折點」、「這次戰鬥戳穿了美國廣為流傳的中國軍隊不肯打仗的謊言，同使也向我表明，這些新訓練的部隊，配以有能力的軍官和良好的裝備，即使人數有限，也是能作戰的。」⁶⁵

國軍方面的戰史稱金門戰役為「戰史上罕有之典型殲滅戰，尤為我由剝而復之轉捩點，其歷史價值，故不待言。」且「自金門戰後，匪幫從此喪膽，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國際視聽，頓形改觀。民心士氣，賴以振奮。臺澎得以轉危為安，戡亂戰史，由是開創新頁。」⁶⁶中共中央軍委則於戰後的10月29日就攻擊金門失利向各野戰軍與各大軍區發佈通報稱「當此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

已不在遠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中主要是軍以上領導幹部中容易發生輕敵思想及急躁情緒，必須以金門島事件為深戒。」⁶⁷而共軍戰史則自承此役為「解放戰爭中我軍的一次重大損失」。⁶⁸在在顯示金門戰役的勝利之重要性。

金門戰役後，陳誠對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隸部隊進行第三次整編，將指揮機構裁併為舟山指揮部、臺灣防衛部、金門防衛部及澎湖防守部，所屬部隊從16個軍編併為11個軍，官兵共計約459,000餘人，其中作戰兵力包括陸軍部隊323,000餘人特種兵及要塞兵力65,000餘人，主要部署於臺灣、金門與舟山三處（海南不屬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轄區）。⁶⁹海南失守與舟山撤退後，大批部隊陸續抵臺，這些部隊番號眾多，但大多嚴重缺員，如一個師僅有500至1,000人，一個軍僅有4、5,000人（不足一個滿編師之半），甚或有一個軍不滿千人者，陳誠（時已改任行政院長）即著手進行第四次整編，三軍經整編後，所存番號與單位僅為原有的四分之一，陸軍具有戰力者約30餘萬人，另有輕型戰車2至300輛左右。⁷⁰另根據美國新聞週刊

63 蔣中正總統日記（1949年10月30日），引自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年），頁279。

64 此為徐永昌於1949年10月27日日記所記載，請參閱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九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448。

65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10~512。

6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十四冊—東南沿海地區作戰》，頁75。

67 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49年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頁651。

68 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頁340；另外，負責指揮戰役的共軍第二十八軍副軍長蕭鋒也表示金門戰役是〈我軍在解放戰爭三年半中最大的一次損失〉，請參見蕭鋒，〈回顧金門之戰〉，蕭鋒等撰，叢樂天、邢志遠與李謙主編，《回顧金門登陸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5。

69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95、247。

70 蔣緯國口述，劉鳳翰整理，《蔣緯國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頁16；于

(News Week)當時估計，政府空軍有各型飛機約400架，但缺乏維修零件，僅半數能升空作戰，汽油存量兩個月；海軍有各型艦艇約50艘，但同樣缺乏零件，可實際發揮戰力者不及半數。⁷¹

中央政府於1949年12月遷往臺北，12月15日行政院改組臺灣省政府，任命吳國楨擔任省政府主席。⁷²而蔣中正總統於1950年3月1日宣布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並於3月8日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俞大維為國防部長，同月15日撤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17日任命周至柔為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全力專守臺灣。⁷³對於中共攻臺的軍事準備，蔣中正總統先於1950年1月初即表示，共軍在未來3個月至半年中一定會建立海空軍，如無海空軍決不敢進攻臺灣，而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必定會請求蘇俄協助，如蘇俄應允則共軍攻臺即無缺乏海空軍的問題，故國軍相關計畫均應假定共軍已有海空軍，切不可輕忽。⁷⁴並

在海南、舟山撤軍後，說明此舉可使戰線縮短，兵力集中，且中共已有空軍，如不及早撤離則補給線隨時會被截斷；但金門距臺、澎兩地甚近，以我空軍力量足以控制交通線，且金門從消極面看為保衛臺澎的觸角，從積極面看則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故絕不撤退。⁷⁵

二、美國對華政策變化

國府於1949年底遷臺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仍延續其「放手政策」(hands-off policy)之基調。美國國務院10月28日給駐臺北總領事的文件中，要求其通知蔣中正總統，表示美國政府無意派遣任何部隊到臺灣，美國的態度和將取決於國府是否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並尋求帶給臺灣人民政治及經濟安定，而國府手上所擁有的物資已足夠其達到此一目標，除非國府能採取上述作為，否則外部援助將為效甚微及被浪費。⁷⁶美國希望臺灣不被中共佔領，並會提供若干經濟援助給國府，國府仍有若干資金可以購買補給經海

豪章，《七十回顧》，頁137；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253；施羅曼·費德林史坦，《蔣介石傳》，辛德謨譯（臺北：黎明文化，1985年），頁389；陶涵(Jay Taylor)，《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林添貴譯（臺北：時報文化，2000年），頁212。

71 另根據夏功權回憶，中國大陸淪陷前，空軍共有8個大隊及一個偵察中隊，約有300架飛機，大多能完整的全軍撤離，僅有少數叛逃，這批飛機的機種包括P-47、P-51、B-24、B-25及蚊式機。請參閱夏功權口述，劉鳳翰、張聰明訪問，張聰明、曾金蘭紀錄整理，《夏功權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5年），頁79；“Formosa: Climax of the China Tragedy.” News Week, Jan. 16. 1950.

72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冊》，頁502。

73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494、495；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八》（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頁4、5。

74 此為蔣中正總統1950年1月5日對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二期畢業學員講話內容，請參閱蔣中正總統，〈國軍失敗之原因及雪恥復國之急務〉，李雲漢主編，《蔣中正總統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頁2。

75 此為蔣中正總統於1950年6月16日對澎湖守軍營長以上軍官講話內容，請參閱蔣中正總統，〈告誡澎湖守軍—說明澎湖在戰略上的重要及其防守要點〉，李雲漢主編，《蔣中正總統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第一冊》，頁88、89。

7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Macdonald), October 28, 1949, FRUS, 1949, Vol.9, pp.401-403.



運送達臺灣，但不同意供給重裝備（如轟炸機、重型坦克），也不介入臺灣防務，也無意派遣大型軍事代表團。⁷⁷

1949年11月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對顧維鈞表示，臺灣作為一個軍事基地是無法防守的，而美國的對外政策思維中，考慮大西洋的安全優於太平洋的安全，而國務院一直致力於從與蔣氏及臺灣的任何牽連中擺脫。⁷⁸12月23日國務院對駐外人員分發一份備忘錄，內容貶抑臺灣的重要性，似乎已在為放棄臺灣鋪路。⁷⁹對於美國政府亟欲擺脫國府，坐視臺灣危難於不顧的態度，蔣中正總統至表痛心：「美國馬、艾必欲毀蔣賣華，亦愚劣至此。余實為美國本身危也。」⁸⁰並於1949年耶誕節痛定思痛言：「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軍事、外交、教育以徹底失敗而絕望矣。如余仍能持態養氣，貫徹制度，則應徹悟新事業，新歷史，皆從今日做起。」⁸¹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於1950年1月5日發表演說，略謂美國目前無意在臺

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不準備對臺灣提供軍事援助，也不擬使用武力介入國共當前的內戰局勢。⁸²而艾奇遜隨後在1月12日的演說中也表示美國將在西太平洋劃定一條安全防線，此一防線北起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南至菲律賓，美國將全力防衛此一防線上的國家，而臺灣與朝鮮半島則未被劃入防線。⁸³

中情局在1950年3月重新評估臺灣局勢，表示國府將無法有效調整政治及軍事部署以成功防衛臺灣，抵抗來自外部及內部的威脅；中共將有能力在1950年底前奪取臺灣。⁸⁴美國駐臺外交人員呈交國務院的報告則強調，中共正集中資源準備攻臺，而中共何時會發動攻擊則端視其軍力發展情形，將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間發生，基於此一狀況，渠等建議立刻通知美國人儘速離臺。⁸⁵

顧維鈞則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提出反駁，他於4月20日向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表示，保衛臺灣對中華民國與東南亞的自由同等重要，一旦臺灣落

7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January 2,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0, Vol.6,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GPO, 1976, pp.256-257.

78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頁496。

79 國防部譯印，《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上冊》（臺北：國防部，1973年），頁191。

80 蔣中正總統日記（1949年10月30日），引自陶涵(Jay Taylor)，《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卷，林添貴譯（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537。

81 蔣中正總統日記（1949年12月25日），引自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頁281。

8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5, 1950, FRUS, 1950, Vol.6, p.264.

83 美國〈國務院公報〉，1950年1月23日，X X II，頁111-118。轉引自資中筠，《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78。

84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7, 1950, FRUS, 1950, Vol.6, p.330.

85 The Charge in China (Str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7, 1950, FRUS, 1950, Vol.6, p.340.

入中共之手，將嚴重影響此一地區的戰略防禦態勢；「中華民國的軍隊是東南亞唯一正在進行戰鬥、遏制共產主義的軍隊。這支軍隊每作戰一天，就為該地區其他國家多贏得一天時間以建立自己的力量。如果臺灣被中共佔領，勢將加重美國的任務。國民政府的軍隊繼續與共產黨作戰，將束縛住共產黨的手腳，使其無法在亞洲其他國家進行冒險。」⁸⁶參議員塔虎脫(Robert A. Taft)也抨擊美國政府的圍堵政策有差別待遇，在其他地區力主反共、防共（如希臘、土耳其、伊朗），卻對中共採取包容的態度，強調沒有徵兆顯示美國干涉臺灣事務會導致美蘇開戰，而中共若無蘇俄支援也不可能與美國對抗。⁸⁷

而期待「狄托主義」效應的艾氏另在12月29日召集參謀首長討論援助防衛臺灣問題時表示，毛澤東不受莫斯科支配是美國在華的一項重要資產，美國不應該為了臺灣問題使自己代替蘇俄成為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而臺灣在丟掉中國大陸的同一個政府的控制下，很可能因為內部的瓦解而非中共的入侵而喪失，援助這樣一個政府將有損美國政府的聲望，杜魯門稍後則表示支持艾氏的見解，認為美國應繼續避免捲入中國內戰

中。⁸⁸艾氏甚至於1950年3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中直言，即便是魔鬼統治中國也好，只要他是獨立於蘇俄的，而鑒於中共已經取得政權，美國最佳的方法是盡一切辦法將之與莫斯科分開。⁸⁹同時，華府方面亦有部分人士將毛赴莫斯科與蘇俄談判簽訂新約，而給予蘇俄方面若干難題，解讀為是中共政權採取獨立態度及可能脫離莫斯科懷抱的跡象。⁹⁰

1950年上半年的臺灣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1950年5月底中央日報一篇文章認為1950年9月颱風季節來臨前的三個月將是共軍攻臺最危險時期。⁹¹行政院長陳誠於1950年6月15日呈報蔣中正總統，表示由於中共勢力擴張，美國政府遂未能公開承認其對華政策錯誤，但已重新估計臺灣之軍事力量，其援助「為期當在不遠」。而「今後三數月中，實為我最險惡亦最寶貴之時間。」政府必須在軍事上嚴密部署，以準備擊退中共之渡海進犯，內部亦應力求安定與進步。⁹²

當此臺灣局勢風雨飄搖之際，另一個風暴也在朝鮮半島上空醞釀中。北韓軍隊於1950年6月25日越過北緯38度線進攻南韓，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隨即於6月27日

86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頁738。

87 此為塔虎脫於1950年1月11日在參議院所發表之演說，請參見Robert A. Taft, "Hang on to Formosa: Hold Until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is Signed."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16, Issue 8 (1950-02-01), pp.236~237.

88 Memorandum, Dean Acheson, meeting with Bradley and Others, December 29, 1949.

89 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1949-1950,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 Historical Serie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 Challener. New York: Garland, 1979; Repri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74, p.273.轉引自資中筠，《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頁227。

90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頁579。

91 程滄波，〈煎熬中的臺灣〉，《中央日報》，1950年5月30日，第3版。

92 陳誠，〈簽呈外交形勢並請以俞大維使美〉（1950年6月15日），引自薛月順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總統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48、749。

發表聲明（政府於同日晚間9時收到美方送來之備忘錄），表示已命令美軍第七艦隊防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而為利美軍遂行上項任務，美方同時要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停止對中國大陸的一切海、空軍活動。⁹³政府隨後於6月27日以外交部長葉公超名義發表聲明，原則接受美國對於臺灣問題的提議，並命令海、空軍暫停對大陸的攻擊行動。⁹⁴

不過，美國政府宣布臺海「中立化」並不意味其決定防衛臺灣。1950年7月底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訪問臺灣，公開表示必須維持臺灣現狀，臺灣及澎湖諸島絕不允許任何的軍事侵略，美國將對中華民國政府給予合理堅定及持續的支援，以保障中華民國的權益。⁹⁵杜魯門則命人提醒麥氏勿將中共扯入韓戰中。⁹⁶當國府於韓戰爆發後詢問美國政府對於防衛其在廣東、福建及浙江沿海若干島嶼的觀點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強調美軍沒有必要防禦這些島嶼，也建議通知國府這些島嶼不在美國總統宣布負責防禦的範圍之內。⁹⁷

杜魯門在8月底表示，第七艦隊巡弋臺

海是一個保護朝鮮半島作戰部隊側翼的行動，以防止因國共雙方在臺海區域發生軍事衝突，而威脅聯合國軍隊的安全，故一旦韓戰結束，第七艦隊將從臺灣海峽撤退。⁹⁸杜魯門認為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圍堵對象是蘇俄，朝鮮半島遠離美國本土，對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不構成直接威脅，美國不希望，也不準備此時在遠東進行一場全面戰爭。⁹⁹此外，美國在韓戰爆發初期，根據中共軍事能力、政治風險與聯軍仁川登陸成功等情勢分析，評估共軍不會大規模介入韓戰，¹⁰⁰故美國當時的對臺政策重心，是防止臺海軍事衝突影響美國在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甚至擴大為美國與中共或蘇俄間的戰爭。

三、「金門戰役」後中共攻臺規劃與中止

金門戰役證明掌握制海、制空權在渡海登陸作戰中的重要性。金門戰役的失敗使中共更急於建立空軍，1949年11月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正式成立，劉亞樓為司令員，蕭華為政委，¹⁰¹其軍力包括各型飛機159架（堪用102架），飛行員202名。¹⁰²1949年12月到

93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一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頁218。

94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125、126。

95 麥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麥克阿瑟回憶錄》，張瓊編譯（臺北：文堂書局，1999年），頁205。

96 劉麗真、王凌霄譯，David McCullough著，《杜魯門，下冊》，頁761。

97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7, 1950, FRUS, 1950, Vol.6, pp.379-380.

98 〈杜魯門總統就朝戰結束後從臺灣撤出第七艦隊問題答記者問（節錄）〉（1950年8月31日），引自梅孜編，《美臺關係重要資料選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7年），頁73。

99 鄧鵬、李小兵與劉國力，《剪不斷理還亂：美國外交與美中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248~249。

100 在麥克阿瑟赴國會的聽證會中，艾奇遜提到美國政府低估中共干涉可能的情形，其一為美國認為中共若要干涉朝鮮半島，必須在軍事上盡最大努力，而且要在國內承擔嚴重的政治風險，干涉的後果將不利於北京；其二是仁川登陸成功後，戰局逆轉，使美國低估共軍對抗聯合國軍的能力。請參見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Vol.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574.

101 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386。

102 其中戰鬥機43架（堪用30架）、轟炸機17架（堪用13架）、運輸機23架（堪用13架）、教練機等其他飛

1950年2月毛澤東首度到莫斯科訪問，在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的首次會談中，便針對臺灣問題表示「國民黨人在臺灣島上建立了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我們沒有海軍和空軍，使人民解放軍難以佔領臺灣。」希望蘇俄以派遣志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方式協助共軍攻臺；史達林則答覆「援助形式需要考慮周到」，「主要問題是不給美國人干預藉口」，而蘇俄可以提供參謀與教官，其餘問題則要再考慮。¹⁰³史達林甚且建議毛澤東採取空投傘兵組織暴動後再進攻等方式「解放臺灣」，但始終未曾同意動用蘇俄的飛機與軍艦協助攻臺。¹⁰⁴

金門、登步作戰失利後，共軍於1949年底重新部署對臺作戰的兵力，決定三野除擔任剿匪任務與地方警備任務外，其餘12個軍的兵力全部用於攻臺作戰，共計約50萬人，分兩梯次登陸。¹⁰⁵1949年12月18日華東軍區在南京召開軍事教育會議，研究攻臺作戰為會議重點之一，會中總結年來渡海島嶼作

戰的經驗教訓，重彈1949年7月毛澤東的論調，認為攻臺的四項條件為陸軍、海軍、空軍與內應，四者有二即可進行。¹⁰⁶1950年3月粟裕赴北京向中央軍委報告攻臺計畫，其間覆信張震，略言中央考量攻臺準備工作需要時間較長，各種作戰物資與裝備需求量大，故擬將攻臺作戰時間推遲到1950年，並預備提撥60至70億斤糧食充作戰費，另以1億美元作軍事借款購置裝備（以購買飛機為主），東南沿海各造船廠也趕工修復及建造運輸船隻。¹⁰⁷6月23日粟裕進一步向中央軍委報告，提出為使攻臺行動更有把握，建議如能自其他野戰軍中抽出四個軍作為第二梯隊或預備隊則更好，如此便使計畫攻臺的參戰兵力達到16個軍以上。¹⁰⁸

「攻臺必先攻金」。承擔金門戰敗責任的葉飛非常希望能再戰金門，將功贖罪，其第十兵團被指定為攻臺第二梯隊；他於1950年1月8日致電華東局與中央，指出攻金必須使用6至7個師（即18或21個團）兵力，第一

機76架（堪用46架），請參閱文輝抗、葉健君編，《新中國第一代：軍兵種、大軍區司令員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表1、2，頁61、62。

103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紀錄〉（1949年12月16日），引自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頁135。而劉少奇在毛澤東訪蘇期間，於1950年1月11日將舟山、海南、金門、臺灣作戰的材料轉給毛澤東，並告知〈根據粟裕報告，如果沒有空軍的協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軍協助，要進行渡海的兩棲作戰，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島及金門的報告也證明此點。〉請參閱劉少奇，〈關於舟山等地作戰需要空軍協助問題給毛澤東的電報〉，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頁313。

104 古越，《大運籌—共和國元帥重大決策》，頁564、565。

105 熊啟珍，〈毛澤東籌劃臺灣戰役始末〉，《黨史天地》（北京），1998年第10期（1998年10月），頁26。

106 張震，《張震回憶錄，上冊》，頁387、388。

107 據估計中共在1950年攻臺戰役準備的費用高達2萬億人民幣（舊制貨幣），其中大部分即用於修復及建造船隻，1949-1950年中共政府發行的公債全數用於此一項目，粟裕曾說即便是傾家蕩產，也要繼續對臺戰役的準備。請參閱張震，《張震回憶錄，上冊》，頁390、391；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re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81.

108 胡哲峰，〈粟裕與攻臺作戰的準備〉，頁40。



梯隊要有10或12個團，其餘為第二梯隊，俟船隻徵集等準備工作完成後即可攻金。¹⁰⁹共軍雖因國軍主動撤守，不戰而於5月間輕取舟山，卻遺憾未能達到殲敵主力的目的，故粟裕要求第十兵團嚴格監視金門守軍動向，視國軍是否自金門撤軍而定行止，並於7月制定的攻金計畫中，規劃以陸軍獨力作戰，用四個軍對金門5萬守軍，組織機帆船與火力船護航，爭取在年底完成作戰任務。¹¹⁰

在中共積極籌畫進攻臺灣，完成其「統一大業」的同時，北韓的金日成也想盡快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早於1949年共軍渡江後，金日成便秘密訪問北平，要求中共的援助，毛澤東當時表示在中共擊敗國民黨並完全控制中國之前，北韓最好不要發動戰爭。¹¹¹而史達林於1950年初即面對來自此兩方面的請求，一為金日成要求蘇俄協助統一

朝鮮半島，另一為中共要求協助佔領臺灣，而從美國軍事干預、平壤與北京的對蘇關係，以及蘇俄的亞洲戰略等因素考量，最終決定支持金日成的計畫。¹¹²

韓戰爆發迫使中共改變對臺軍事行動的部署。中共方面於6月28日以外交部長周恩來的名義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強調美國此舉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表示「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臺灣而奮鬥到底。」¹¹³毛澤東也於6月28日在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中發表談話，表示根據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三野原訂「解放臺灣」的任務暫時解除，¹¹⁴而周恩來也不得不於6月30日通知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政府的新方針是「譴責美國侵略臺灣」，「陸軍繼續復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打臺灣的時間往後推延。」¹¹⁵雖然

109 鍾兆雲，〈金門戰役前後的葉飛〉，頁11。

110 粟裕對於舟山戰役說：「由於舟山敵的撤退，雖然減少或免除了我們對臺作戰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消耗，但今後敵人可能集中40萬左右的陸軍及其海、空軍全部守臺灣。這將使我攻臺灣的作戰準備更加困難，更需要充分的準備，而臺灣的作戰，也將更加激烈與殘酷。」對於金門作戰則指示第十兵團「如發現敵確有撤退行動，則應適時發起攻擊，以期截殲敵人一部或大部；如敵人尚無撤退意圖，則該兵團亦不應輕易發起攻擊或駭走敵人，以讓敵人仍留在金門，爭取在我有計畫的攻擊下，殲滅敵人於金門，較為有利。」請參閱古越，《大運籌—共和國元帥重大決策》，頁589。

111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頁610。

112 學者分析指出：(1)金日成只要求蘇俄提供武器裝備，但中共卻要求蘇俄的海空軍直接協助，可能會使其直接處於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中；(2)北韓完全是在蘇俄的支持與援助下發展起來的，莫斯科有把握控制其行動，但中（共）蘇雖然結盟，史達林卻對毛澤東不放心也不信任，仍然擔心毛會成為亞洲的狄托；(3)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符合蘇俄對東北亞的戰略目標與利益，而中共通過佔領臺灣加強在亞洲的地位之後，史達林並無把握能控制毛之後的行動，中共甚至還可能成為蘇俄的潛在威脅；(4)史達林支持金日成的進攻計畫，可以防止朝鮮半島發生類似中國內戰的情形，以及毛在沒有莫斯科認可的情形下支持金日成，形成毛在亞洲革命中的至高地位。請參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頁184~185；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東亞社會主義同盟與美國的遏制戰略(1949-1969)〉，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史研究IV》（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頁33。

113 周恩來，〈關於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的聲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326、327。

114 中共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頁791。

115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95。

三野此時仍將重心放在準備攻臺上，卻也感覺到軍事戰略重心已逐漸北移，8月上旬撤銷設於上海的前進指揮所，決定1951年內不打臺灣，1951年4月前不打金門，9月上旬中央軍委命令第九兵團調徐（州）、濟（南）段集結，待命赴朝鮮半島作戰，東南沿海方向轉入防禦態勢，攻臺計畫至此被擱置。¹¹⁶

伍、結 語

1949-1950年的臺灣所處的內、外局勢，誠然為一「煎熬」之期，¹¹⁷國家正值存亡續絕關頭，大陸情勢已不可為，退守臺灣的政府也危如累卵，隨時可能傾覆。國軍基本結束了在大陸上的軍事抵抗，海南、舟山相繼撤守，軍民退守臺灣孤島；美國對政府採取觀望態度，在韓戰爆發前，美國駐臺僅有一位領事級代表，而最高階的武官不過一位中校。¹¹⁸此外，美國政府於1950年1月發表對臺中立的政策時，蔣中正總統即表示此舉對

於中共將是一種鼓勵，使其積極進攻臺灣，中共如若不趁此美國對臺灣冷淡漠視的良機攻臺，一旦等美國醒悟過來，就再無此千載難逢的機會。¹¹⁹

韓戰爆發後，美軍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雖然限制了國軍對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區域的軍事行動自由，卻也阻礙了共軍渡海攻臺，暫時保障了臺灣的安全（亦即使臺灣『中立化』）。不過，美國並未立即因韓戰而給予中華民國政府任何防衛臺灣的明確承諾，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曾於1950年7月討論過防衛臺灣的相關事宜，但考量共軍仍未放棄攻臺企圖，而美國又不希望在進行韓戰當時與中共交戰，故國家安全會議隨後於8月份決定取消防衛臺灣的計畫，¹²⁰顯示韓戰爆發並未解除改變臺灣所面對的危機。

對於中共而言，臺灣的重要性大於朝鮮半島，只是迫於蘇俄的意旨，不得不將用兵重心轉向朝鮮半島，暫緩對臺灣的軍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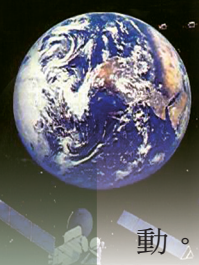
116 張震，《張震回憶錄，上冊》，頁396-398；鄭惠、林蘊輝、趙焱森主編，《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5。另外，葉飛提到1958年「八二三砲戰」發生後，由於中共海、空軍已初具規模，掌握福建上空與沿海的制空權與制海權，且金門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共軍砲火封鎖，故福建前線的軍方領導，都在等待毛澤東下令，「總以為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實行登陸、解放金門了。」但中共國防部卻於10月6日發佈文告，暫停砲擊金門七天，之後採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停半打」的方針，直到1979年1月1日正式下令停止對金門砲擊，而中共強調砲擊金門並非僅是軍事行動，也是重要的政治、軍事鬥爭，即如毛澤東所言的「絞索政策」。請參閱葉飛，《葉飛回憶錄》，頁666-683。

117 程滄波在〈煎熬中的臺灣〉一文中曾言：「由煎熬兩字的字義便可明白，第一，煎熬是長時期的；第二，煎熬的過程不是平坦而有各種絕異突奇的坡度；第三，煎熬是煩悶，不僅煩悶而是痛苦，那種痛苦不是平衡的而是高低深淺隨時變異。」、「如果臺灣的種種，在大陸淪陷後一年，能夠事事達到理想，各種氣象，能夠立即煥然一新，這不但不明瞭歷史的因果律，更不明瞭社會的有機體，與自然界的機械型是絕對不同的。如果二十年的宿疾，一忽兒我們能夠把它立刻醫好，我們過去便不會失敗到那種地步。」請參閱程滄波，〈煎熬中的臺灣〉。

118 董顯光，《蔣總統傳，下冊》，頁585。

119 此為蔣中正總統於1950年1月16日對革命實踐研究院學員講話內容，請參閱蔣中正總統，〈怎樣防止敵人的挖心戰術〉，李雲漢主編，《蔣中正總統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第一冊》，頁13。

120 Memorandum, James S. Lay, "Defense of Formosa," July 31, and August 2, 1950, NSC Action No.329, NA. pp.1-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tus of Projects," August 28, 1950, p.15.



動。到1952年夏季，韓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時，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又開始重新考慮東南沿海島嶼的作戰問題，張愛萍並於1953年春夏之交，認為美國陷於朝鮮半島戰場無法分兵，提出攻佔金門的計畫，¹²¹但1953年1月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就任美國總統，使得臺海局勢產生變化，臺美雙方繼於1954年底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¹²²諸般事態的發展使中共的攻臺計畫終究未能付諸實行。1955年7月周恩來在中共第一屆人大第二次會議發言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¹²³正式將「和平解放」列為對臺政策指導原則之一，兩岸局勢逐漸由軍事衝突轉向軍事對峙。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理解國際間講求的是國家利益，而非傳統友誼。美國對中國採取「放手政策」與蘇俄對支援中共攻臺「避而不談」，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下的

政策考量。而「自助者方得人助」，蔣中正總統面對當時美國束手旁觀即表示「此時反共，不能不爭取美援，但欲得美援又非受其脅制不可，尤其對內政非用民主方式不能得美諒解，如此則行政與主權決無法獨立自主。」¹²⁴陳誠亦慨言「美國朝野，對於我國之持論，其中有中肯之言，亦有偏見之處。總之。必先求自身健全，始可博得他人援助。」¹²⁵金門戰役的影響即為明證：就中共方面而言，金門戰役使其深切體認到掌握海、空優勢對於渡海作戰的重要性，誠如葉飛日後所述，在海、空軍處於劣勢的條件下，「要僅僅靠木帆船橫跨臺灣海峽，解放臺灣，現在來看，恐怕是會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頭的。」¹²⁶因而更加重視對於攻臺的軍事準備工作，從而放緩攻臺腳步；對國府而論，在當時的連串敗局中，金門戰役的勝利確實發生了一些「止血」的效果，提振了當時的民心士氣，也為國家爭取到等待國際局勢轉變的時間。

附表 1949-1950年臺海大事表

時 間	大 事
1949.1.15	陳誠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
1949.1.14	中共主席毛澤東提出「和談八條件」作為談判基礎。
1949.1.21	蔣總統發表文告宣布引退，李副總統宗仁依憲法代行總統權職。

121 秦克麗，〈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中央武力解放臺灣的戰略籌劃〉，《軍事歷史》（北京），2004年第4期（2004年4月），頁22。

122 有關從艾森豪就任總統到中美雙方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之內容，請參閱王景弘，《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年），頁13-59。

123 周恩來，〈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54。

124 蔣中正總統日記（1949年1月31日），引自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頁276、277。

125 陳誠，〈函覆皮宗敢必先求自身健全始可博得友邦援助〉（1949年4月8日），引自薛月順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頁334、335。

126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608。

1949.1.27	李代總統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承認毛所提和談八條件。
1949.4.20	政府拒絕中共所提出之八條二十四款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
1949.4.23	南京淪陷。李代總統飛返桂林。
1949.7.18	行政院會議通過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轄蘇、浙、贛、閩、臺五省，任陳誠為軍政長官。
1949.8.1	中國國民黨蔣總裁辦公室在臺北草山（後改陽明山）正式成立。
1949.8.5	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
1949.8.30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發表孫立人為臺灣省防衛司令官，彭孟緝為臺灣省保安司令。
1949.9.21	臺灣省防衛司令部成立。
1949.10.8	政府於10月20日在重慶開始辦公。
1949.10.16	國軍自廈門撤退。
1949.10.25	國軍在金門古寧頭保衛戰中大捷。
1949.11.6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發表登步島我軍告捷戰訊。
1949.11.29	政府遷成都辦公。
1949.12.4	李宗仁代總統飛美治病。
1949.12.7	行政院通過政府遷設臺北。
1949.12.16	總統公布任命吳國楨為臺灣省府委員兼主席。
1950.3.1	蔣總統宣布復行視事。
1950.3.8	立法院同意蔣總統提名陳誠繼任行政院長。
1950.3.15	撤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1950.4.20	行政院會議通過設立臺灣防衛總部，特派孫立人兼任防衛總司令。
1950.6.25	北韓軍隊大舉進攻南韓，韓戰爆發。
1950.6.27	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命令第七艦防止對臺攻擊。
1950.6.28	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巡弋。
1950.6.28	政府宣布原則接受美國防衛臺灣提議，已令海空軍暫停攻擊行動，臺灣地位主權不受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收件：99年04月01日

修正：100年03月08日

接受：100年03月18日

作者簡介

顧立民，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中共軍事、中共政治、兩岸關係；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